

黃宣範著

語言、社會
與
族群意識



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賀

本書榮獲1993年
行政院新聞局重要
專門學術著作獎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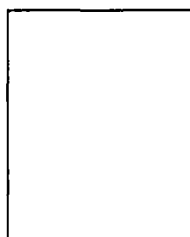
語言、社會與族羣意識

——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作者：黃 宣 範 教授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再版

語言、社會與族羣意識
——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作者：黃 宣 範
發行人：戴 奕 煌
負責人：張 富 恭
發行者：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09號6樓
登記證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1452號
電話：3934497
郵 撥：01079261號
法律顧問：林 明 正 律師
印刷者：普 賢 王 印 刷 廠
電腦排版：全壘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泉街13號2樓
電 話：363-6939 · 363-7869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

——台灣語言社會學研究」

黃宣範 著

內容大綱

本書的主要內容有二。第一，是從經驗科學的角度探討台灣各族群的語言維持、語言轉移與語言消失等現象與人口分佈、政經力量的關係。尤其是對於通婚家庭、原住民及眷村呈現的語言轉移型態作深入的了解。第二是利用語言使用、語言遷就等現象了解族群活力的強弱，族群意識的異同及各族群語言文化交融的過程與現狀。這些語言社會現象的理解有助於澄清語言與權力的辯證關係，釐定合乎公義精神的語言政策。

語言是一種權力，一種意識形態。語言與政治實有很深切的依存關係。我在本書關注的焦點是在當前的台灣社會中把語言當作一種政治工具時產生的各種問題。凡是喜歡思考台灣前途的人都應該重視台灣各語族語言文化的出路，了解台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了解語言權是一種基本人權，應該對語言權利和資源作合理的分配，以發揮社會公義的精神，對弱勢族群的語言尤應深加關懷。

本書是第一部以中文深入探索台灣語言社會學的著作，提供宏觀語言與政治生態，語言與經濟活動關係的基礎，可望帶動後繼的學者，加速開拓語言社會學的領域。

序

每個人都有個夢。

中學時我的偶像是林語堂；我夢想成為未來的林語堂第二。那是個很自發性的夢。

大一時受殷海光教授的影響，曾嚮往成為一個批判的社會學家（我把他的研究了解為社會哲學的工作）。那是個啓發性的夢。

但是大二開始，在摸索中，卻又開心醉心於成為一個語言學工作者。那是另外一個很自發性的夢。

不管是什麼樣的夢，不管是醉心或嚮往，當年所夢想的其實只是圍繞著專業成就者所浮現的那種聲譽與人氣，就如同所有的夢想一樣，而不是夢想去追求專業成就背後所需的苦心經營。

所有的夢確實都不「切」實際。不過這正是夢的可愛之處。

雖然純語言的研究工作支配了我過去達一世代之久的歲月，三十多年前的那個啓發性的夢一直沒有真正離開過我。當語言自詡為抽象的形式系統時，它讓某些人爲之著迷，但也狹化了語言本身應有的吸引力。1985年6月，我赴荷蘭萊頓大學參加范登堡博士的論文口試。范氏的論文頭角崢嶸，可媲美口試典禮時那種歐洲式的莊嚴隆重。就是在那個典禮中我向內心宣佈加入開拓台灣語言社會學的行列。

過去幾年我前後一共在台灣各地作過九次的訪談與問卷調查。我對台灣語言社會生態的理解就是建立在這些問卷調查之上。在本書蘊釀的階段，除了大量閱讀相關的文獻之外，我還利用一些歷史人物的傳記以及文學家的作品，作為建構台灣語言社會面貌的重要材料之一。這是可以理解的。捕捉社會的真實有賴於整合不同的觀察角度，囿於一家之見，必難令人信服。但是，本書得以問世我必須感謝所有關懷台灣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過去幾十年辛勤研究所累積的成果。沒有前輩學者默默的奉獻與執著，我實在無法想像如何動筆寫下本書的任何一句涉及台灣社會現實的論述。例如人口問題是社會科學研究很基本的知識之一。我嘗試區

分族群人口與語言人口，但是這一切應歸功於陳紹馨(1979)等學者所建立的人口學基礎。

本書寫作過程中感謝台灣語言學先驅吳守禮教授以第一人身的的方式為我憶述日據時代的國語運動，也感謝鄭良偉教授持續的鼓勵。我更要感謝從屏東到烏來，從玉山神學院到台北街頭，從宜蘭眷村到楊梅客家村落許許多多並不相識的朋友樂於接受我們的訪談或問卷調查。由於他們的參與，我相信台灣的語言社會學已經開始有了可觀的雛形。

最後我要謝謝師大英研所博士班學生王萸芳小姐為本書出版前作了精心的最後一校；全壘打字公司曾麗卿小姐為本書規劃電腦排版；此外我更感謝妻善如（一位少見的雙聲帶）對某些相關問題所持的對立和堅持使我修正了一些盲點，也可能使得本書更具有「讀者可親性」吧。

台灣語言社會學觸及語言與社會科學各個學門，汲取深厚之學術修養始竟事功。個人能力有如綿薄，而區區之見不過如此。唯涓滴可以成流，眾志確能成城。但望本書能拋磚引玉，吸引後起的學者共同開發這塊園地。

黃宣範 謹識
1993年 2月
於 UCSB

目次

序

1. 導論.....	1
2. 台灣各族群的人口與政經力量.....	19
2.0 序語.....	19
2.1 外省籍人口.....	21
2.2 客家人口.....	28
2.3 原住民的人口.....	30
2.4 平埔族族群.....	33
2.5 各族群的政經勢力.....	37
3. 台灣的語言衝突.....	50
3.0 序語.....	50
3.1 語言衝突年表.....	53
3.2 語言衝突之因素.....	73
3.3 認同的同化.....	81
4. 國語運動與日語運動——比較的研究.....	88
4.0 序語.....	88
4.1 日語運動.....	89
4.2 北京話國語運動.....	102
4.3 北京話是什麼樣的方言？.....	120
4.4 國語的制定.....	121
4.5 標準語是一種形上的概念.....	123
5. 方言與國語的生態關係——語言社會學的分析.....	128
5.1 全國大專學生問卷調查.....	128

5.2	台北市的語言社會面貌.....	138
5.3	語言的功能重要性.....	149
5.4	族群活力；語言活力.....	156
5.5	原住民母語的流失.....	162
5.6	原住民語言的流失：一個個案調查.....	164
5.7	眷村的台灣經驗.....	166
6.	語言與族群意識.....	174
6.1	族群意識與母語運動.....	174
6.2	原住民的族群意識.....	178
6.3	客家人的族群意識.....	191
6.4	外省第二代台生的族群意識.....	203
6.5	語言態度與族群意識——實徵的研究.....	210
6.6	台灣各族群的族群意識.....	218
6.7	族群意識指數.....	222
6.8	語言態度與族群意識.....	224
6.9	語言使用與族群意識.....	226
7.	台灣各種雙語家庭.....	229
7.1	各種雙語家庭型式.....	229
7.2	台北市的通婚家庭.....	244
7.3	台灣雙語家庭的形態.....	247
8.	語言轉移、選擇和語言衰亡.....	257
8.1	語言轉移的社會因素.....	257
8.2	語言死亡.....	261
8.3	語言選擇.....	263
8.4	語言態度與方言情結.....	266
8.5	非本籍人口的中產階級性格.....	285
8.6	市場中的語言社會現象.....	287
8.7	百貨公司的語言社會現象.....	293

8.8	台灣的语言遷就現象	294
9.	中部客家方言島的消失	298
9.0	序語	298
9.1	問卷調查：雲彰地區的客家方言	301
9.2	雲彰地區客家人的族群意識	314
10.	多語現象與雙語教育	319
10.1	序語	319
10.2	語言與政經發展	321
10.3	各國母語複雜度的比較	327
10.4	語族孤立度	331
10.5	雙語現象	334
10.6	兩種雙語現象	336
10.7	雙語教育的緣起及其理論基礎	341
10.8	各種雙語教育型態	345
10.9	海外華人對雙語教育的態度	351
11.	廣電法和影視中的語言問題	354
11.0	影視中的語言問題	354
11.1	紅唇族的故事	356
11.2	剷除日語 40 年	357
11.3	「戀戀風塵」的故事	358
11.4	「浮生小語」的故事	359
11.5	「廣電法」的自然史	362
11.6	「廣電法」的實施	367
11.7	方言限制的取消	370
12.	台語文字化	374
12.1	序語	374
12.2	台語文字化的歷史	381
12.3	台語的文字化——比較的研究	383

12.4	文字的武斷性	390
13.	各國的語言政策	393
13.0	序語	393
13.1	瑞士的多語文化和社會結構	394
13.2	比利時的語言問題	406
13.3	印度的語言問題	414
13.4	加拿大的語言問題	416
13.5	新加坡的語言問題	419
13.6	美國的獨尊英語運動	423
14.	結語	427
14.1	語言社會學的研究	427
14.2	台灣族群人口	428
14.3	台灣族群的通婚比例	429
14.4	「新台灣人」人口	430
14.5	通婚與語言活力	432
14.6	「母語」的概念	435
14.7	通婚家庭的語言現象	436
14.8	語言活力的幾個指標	437
14.9	語言活力與都市化程度	440
14.10	族群意識	440
14.11	日語運動與台語流失	443
14.12	台灣的語言人口	444
14.13	各種語言遷就型態	445
14.14	語言政策	446
14.15	台灣語言的前途	447

1. 導 論

社會科學家從六十年代開始對語言與社會、政治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行廣泛而深刻的思考。在語言政策方面社會科學家追問的是政治社會情勢如何決定或影響語言政策的制定、執行？語言的選擇或使用如何影響不同語族的命運——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文化上的命運？這些複雜而有趣的問題都可以放在台灣的時空架構下加以思考，加以批判。

台灣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國家有幾項特色：

1. 台灣是個現代化的社會。
2. 台灣是個多族群的社會。
3.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
4. 台灣是個華人社會。

台灣光復之後政治社會情勢很有利於國語政策的推展。相反的，日本人據台初期推行日語卻發生了芝山岩事件。為什麼？一般的說法是：大家都是中國人，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當然就要接受祖國所實施的國語教育。其實，在光復之初，統治階級是個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由於意識形態的歧異，三百年的文化隔絕，統治者把台灣當作是個戰利品，把台灣人民看作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餘毒。

但多數的台灣人民的確可能像韓石泉在「六十回憶」(1966)一書中所描寫的心情：

「……日皇突然宣佈投降，本省人民揚眉吐氣，歡欣若狂。一般民眾，張燈奏樂，燃爆掛旗，張貼標語，歡聲若雷，抑鬱五十年之積憤，其場面之熱烈，前所未見。……光復當初，民眾對國歌之習練，國語之學習，俱自動參加。年屆四五旬者，尤具熱心。余在日據時代，曾習得一些國語基礎。光復後，不甘後人，開始重溫，曾自勵以三個月為期，使用國語演講，竟能如願以償，且曾數次擔任翻譯，無大差錯，博得一般人士讚許。」(頁66)。

也許當時台灣人民的確像名作家吳濁流在「無花果」一書中所說對大陸具有強烈的戀父情結：

「……眼不能見的祖國愛，固然只是觀念，但卻非常微妙，經常像引力一樣，吸引著我的心。正如離開了父母的孤兒思慕並不認識的父母，那父母到底是怎樣的父母是不去計較的，只是以懷戀的心情愛慕者，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

其實吳濁流的戀父情結只是時興式的，因為他在書中描寫自己長大後青年時期的大陸旅遊經驗給了他很大的衝擊，使他猛省到台灣人民的祖國早在三百多年前明朝滅亡時已經不存在了。吳濁流這種台灣意識的覺醒特別有趣，特別有意義。這一點跟台灣日後衍發的語言衝突頗有關連。以下我們簡單探討一下台灣意識的興起。

台灣意識的興起

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台灣意識應該是在日本據台的前後逐漸興起的。漢人在台灣的拓墾過程中，比較早期的特徵反映的是中國本土社會的移殖。漢移民的心態仍是中國本土的延伸和持續，包括意識形態上的祖籍認同和祖籍神祇的崇拜。後期的特徵則將此一意識和認同轉移到台灣本土，而與中國本土逐漸疏離，祖籍意識也被台灣本籍意識所取代。從此漢人心中所重視的是台灣本土建立出來的社會，並且將自我群體和社會的發展視為一實存的主體，不再是依附中國的移殖性質的

邊陲社會。漢移民一代代艱辛拓殖的結果終於將群體意識落實在台灣本島上。

細言之，漢人在台灣拓墾的最初二百年(1683-1895)（1683年是施琅入台灣、鄭克塽投降，明鄭亡；1895年日本據台）是由移民社會（即一般人所謂的「客居心態」）變為土著社會(native society)的過程。清代前期經常發生的祖籍分類械鬥顯示不同的移入者分別尋求各自的指涉點，是社會人在認同過程中的摸索期。後來隨著時序的推移台灣社會逐漸進入穩定期，開始建立起本地地緣和血緣關係的社會，取代過去的祖籍地緣和血緣。實際表現出來的行為是在台灣建立新的祠堂和祭祠組織，並有台灣人、下港人、鹿港人等意識。

台灣的漢人社會因此到了日本治台初期已經成爲一個典型的土著社會，而逐漸有獨立於中國本土之外的台灣（鄉土）意識。這也可從下面的事實得到支持：甲午戰敗，乙未割台(1895)。馬關條約第五條規定：「限二年之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出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爲日本臣民」。日本人訂定光緒廿三（明治三十）年(1897年)五月八日爲「住民去就決定日」。根據日人統計，決定日之前離台的原台北府民有1574人，台中府民301人，台南府民4500餘人，澎湖人81人，合計6400餘人，（但不久之後他們多半也都陸續回台定居）佔當時全島人口(280萬)的0.22%而已。（行政院退輔會辦理榮民申請前往大陸定居。迄1993年8月底止，已有441人取得大陸同意定居提出申請，約佔榮民人口之0.04%）

史家常把日本據台時台灣人民發動的抗日運動作二種不同的解釋：一種是把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解釋爲企圖回歸祖國；一種是認爲日本據台時台灣人民已經成爲台灣民族，抗日運動是典型的民族獨立運動。這二種解釋的辯證關係雖然不是本文的中心，不過根據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得出自己認爲合理的結論。

1949年以後由大陸來台的百萬軍民與台灣意識已經成熟的台灣住民之間有強烈的省籍衝突和矛盾，極似清朝中葉年間發生的祖籍分類械鬥。過去40年的整合顯然還不夠長久，新的「土著意識」尙未產生，而「台灣人」（注意「台灣人」，「台灣人民」二詞指涉並不相同）一詞，目前並沒有清楚的指涉對象——它不像湖南人或山東人那樣純粹是個地理上的稱謂；它的政治性意含非常濃烈。許多時候「台灣人」被認爲與政治上的台灣獨立訴求有關，因此有些人絕對不承認有「台灣人」這個概念。相反的，有些人認爲「台灣人」經過長久的政治文化分離，已經與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不同，進而試圖把台灣人意識視爲民族的範疇，

而有台灣民族論的說法。這些當然都在表達某一政治立場。可以確定的是加入「台灣人」這個族群的人會越來越多；最後加入的是那些在台灣自認是外省人，到了大陸又被歸為台灣同胞的一群人。等到（如果）這些人自認為台灣人之後新的台灣意識才算真正再度整合完成。

（在台灣，「台灣人」的指涉不清楚，在大陸也不是個純地理的指涉詞。目前在大陸的台灣人根據到大陸的時間先後可有下列幾類：1. 1949年以前即到大陸的台灣人，遠的包括甲午戰爭後離台赴大陸的台灣人的後代，近的包括日據時代赴大陸的台灣人及其後代；2. 二二八事變後赴大陸的台灣人及其後代；3. 國共內戰時期(1945-49)被徵兵赴大陸作戰，後來不及撤退的台籍老兵及其後代；4. 1949年以後陸續以各種方式赴大陸或回大陸的台灣人及其後代。）

根據過去漢人移墾台灣的經驗，新的台灣意識的整合尚須幾個世代。依照社會學者 Gordon (1964) 七個階段整合過程的說法，台灣各個語族目前似處於第二階段（結構性的同化）與第三階段（大量的通婚）之間。第四階段是認同性的同化（即認同於台灣（人））；第五個階段是態度上的同化（偏見的消失）；第六階段是行為上的同化（歧視的消失）；第七階段是真正的市民的同化，指的是價值與權力衝突的消失。看起來一個世代只能進展一個階段，則新的台灣意識的整合至少還要四個世代。

台灣自 1980 年以後逐漸開展一個全面的、大規模的文化運動，無論語言、文學、歷史、藝術、電影等方面都有一群熱心的文化工作者企圖為台灣文化的內容注入新生命，建立台灣社會的主體性與特殊性。1987年二月十五日一群關心台灣文化前途，呼籲國人以社會的良心和時代的證人自居而墾拓台灣文學、藝術領域的作家成立了「台灣筆會」。台灣筆會要求下列的文化改革：

1. 確保創作自由，反對以任何方式壓制言論自由。
2. 維護作家尊嚴，反對黨政軍對文藝團體的籠絡和箝制。
3. 促進出版、影視、戲劇的發展，反對任何不當的檢查、查禁、查扣。
4. 開放一切文學藝術資訊，反對一切阻礙思想交流的措施。
5. 解除對所有大眾傳播媒體的限制，反對報紙、電視、電台及其他資訊的壟斷。
6. 尊重台灣本土歷史、文化，反對任何扭曲、竄改。
7. 尊重台灣地區各種母語。實施雙語教育，反對一切妨礙母語傳播的措施。

8.增加各級院校台灣歷史、文化課程，並設立台灣文學藝術研究機構，反對忽視台灣本土的教育內容。

台灣原已有「中國筆會」的組織，「台灣筆會」的成立當然跟台灣地區部分覺醒較早的作家台灣意識的發揚有關。我們想了解過去四十年推行的語言政策一定要理解中國意識和台灣意識的對立和抗衡。中國意識的國語包含二個信念：(1)京片子國語才是台灣地區應該仰慕的標準語；(2)排斥一切的「台灣國語」。(當張三誇獎李四說得「一口京片子」時就是中國意識的表現。美化標準語，間接貶抑其他語言是當權者一慣的伎倆)。反之，台灣意識的國語主張把島上的所有母語宣佈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有如瑞士一樣，而把北京話視為一個方言，同時反對上面二個信念，認為台灣地區不同的語族四十年來自然而然整合出來的國語已具有明顯而獨特的面貌。這個語言是我們應該自傲的語言。「台灣國語」是個獨立自主的語言，固不必引頸西盼，也沒有什麼可引以為恥之處。強烈的台灣意識中的「國語」仍有待確立。

中國結和台灣結的對立最先出現在政治層面的爭論。國民黨遷台之初是把台灣當作反攻大陸的基地，原本僅擬在此寄居一段時日而已。遽料國際情勢一再改觀，「軍事反攻」後來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策略所取代。1979年中(共)美建交，正式為國民黨的中國代表權譜下休止符。同時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則是本土的政治精英，正式向國民黨在台灣統治形態的合法性提出質疑。另外一方面台灣由於經濟繁榮，教育發達，造就了一群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他們對大陸缺乏認同感，認為政府不應再把大陸的考慮作為施政的依據，並主張加速政策的台灣化步驟。另有一些人則提出台灣的前途在大陸的說法，堅持台灣的存在意義為對中國的歷史使命負責。這些人反對過份強調「台灣化」。總之，中國意識指的是較保守的立場，認為台灣沒有自主性，只是統一中國政策的手段；台灣意識者的立場較為開明、務實，認為台灣本身就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中國的統一只是個可有可無的理想。

國民黨遷台之後的三十年間台灣籠罩在極端的中國意識之下。台灣的知識份子絕大多數不敢以現實問題作為寫作或研究的題材，深恐任何涉及台灣現實社會的創作或研究被扣上「地域主義」或「分離主義」的帽子。當權者一方面壓制本土文化的發展，一方面塑造虛浮無根的文化。這個時期台灣流行的是反共文學、戰鬥文學、懷鄉文學、小市民趣味文學，或以模仿西洋文學的形式技巧為主的現

代主義文學。這些文學都跟台灣社會的脈動毫不相干。事實上台籍作家，由於語言的限制，一直要到七十年中葉才逐漸在台灣文壇佔有一席之地。同一時期社會科學家對本土社會科學的研究也幾乎交了白卷。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之外，中國意識強烈的干預控制作用扭曲了台灣文化的真實面貌。本土文化的工作者在一種極端窒息的活動空間下苟存著。即使七十年代興起的鄉土文學一開始也被「中國意識」強烈的保守份子指為和中國大陸的「工、農、兵文學」唱和，而引發七十年代中期的鄉土文學論戰。

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可以用下列的方式呈現其不同：

台灣意識	中國意識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一種民間自發的意識 2. 反支配的符號系統 3. 具道德自主性，並象徵民主的理念 4. 一種人民至上的意識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統治階級製造的政治神話 2. 支配式的、剝削式的符號系統 3. 因此缺乏道德基礎，甚至是不道德的 4. 一種神話至上的意識

七十年代一開始台灣退出聯合國，激起了知識份子的危機意識，導致對台灣社會更誠摯的關切。從此台灣逐漸有了較為明顯的面貌，不再只是中國意識下模糊的影子。在這之前，台灣文化的工作者，在將近百年漫長的時序中始終只能蟄伏在權力擁有者的監禁控制下一點一滴地爭取發言的權利，根本無法彰顯台灣文化的性格。這種台灣意識一直持續茁壯到今天，而表現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是人文學者、社會科學家體認到人文的探索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貴於能發掘台灣本土的社會現實，進而建構社會科學的理論。

表現在文化方面的是更多的文學、藝術工作者從現實生活中找題材，找典型的人物，對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社會階級作較為深度的描繪與刻劃。當台灣政治、經濟、軍事的控制體逐漸分解中時，文化也逐漸產生質變。直接反映在出版市場的是以台灣本土為論題的書籍很多，形成一股「台灣熱」。根據一項統計，1987～1992年間台灣至少出版了1000種以台灣為書名或對象的書籍，廣及台灣的歷史、傳記、文學、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政治與文化尤為思考的大焦點，與整個社會環境的變動頗為契合。其呈現方式都是接近「攤牌

式」的表態。有的書直接命名「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台灣獨立運動的思考與戰略」。前衛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台灣叢書也都出現主張台灣獨立的言論。其中「新台灣文庫」的出版更被選為1988年十大文化事件。這套涵蓋文學、歷史、傳記、哲學、藝術的叢書，對於揭開歷史的迷霧，具有時代的意義。台灣文化的黃金時代即將來臨，而台灣的研究已逐漸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學。

但是台灣意識的呈現經常遇到阻力。在電影方面，「兒子的大玩偶」、「八番坑口的新娘」、「超級市民」，還有其他幾部寫實台灣島嶼、土地、人民面貌的電影都曾受到文化管制單位的詰難。這些專司管制的人戴著有色的眼鏡，不敢面對現實，動輒以「揭發黑暗面」作為控制的遁詞。不過台灣意識的確逐漸在各個層面上顯現出來，藝術工作者已經相信追求創作良心的唯一途徑是不要再做亞細亞的孤兒，要做美麗島的主人。因為藝術工作者就跟普通人一樣，在孕育他的土地上成長，從那兒得到滋養，描繪本土的文化社會是天經地義的事。台灣的文化工作者必須認清屬於這塊島嶼的歷史和地理的性格，從傳統精神上和土地奠定出發點，進而認識社會條件，從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實性思考、反省，懷抱理想主義參與社會重建，成為台灣新社會的動力。

在八十年代初期，電影對白中使用閩南語「突然」蔚為潮流。其實這是鄉土寫實主義興起的必然結果。民國七十二年初「小畢的故事」、「台上台下」夾雜閩南語的對白被觀眾接受之後接著有「兒子的大玩偶」、「鄉土的呼喚」、「看海的日子」。其中由於「兒子的大玩偶」是中央電影公司出品，第一部份完全以閩南語發音，因而引起了一陣議論。導演李行說：「國營公司拍閩南語片，簡直是開推行國語政策的倒車！」也有人不把國語的政策放在第一考慮。作家白先勇說：「只要是符合事實，該說閩南語的地方用閩南語有何不妥？就像去市場買菜就說閩南語，在學校說國語；軍眷村長大的孩子就說四川話、湖南話一樣。因此以嘉義竹崎為背景的「兒子的大玩偶」劇中人物如何能不說閩南語？」

值得注意的反而是為了符合金馬獎參展國片方言對白不得超過五分之二之規定，「兒子的大玩偶」把參展拷貝第一部分的閩南語對白改配「台灣國語」，「看海的日子」趕完參展的國語拷貝之後，又把部分對白改配閩南語。荒唐的金馬獎政策！

雖然台灣意識的表現在許多方面一再遭遇阻力，但在語言方面即使是官方的報紙仍然可以看出過去四十年來逐漸轉向台灣意識的軌跡。民國76年一月七日